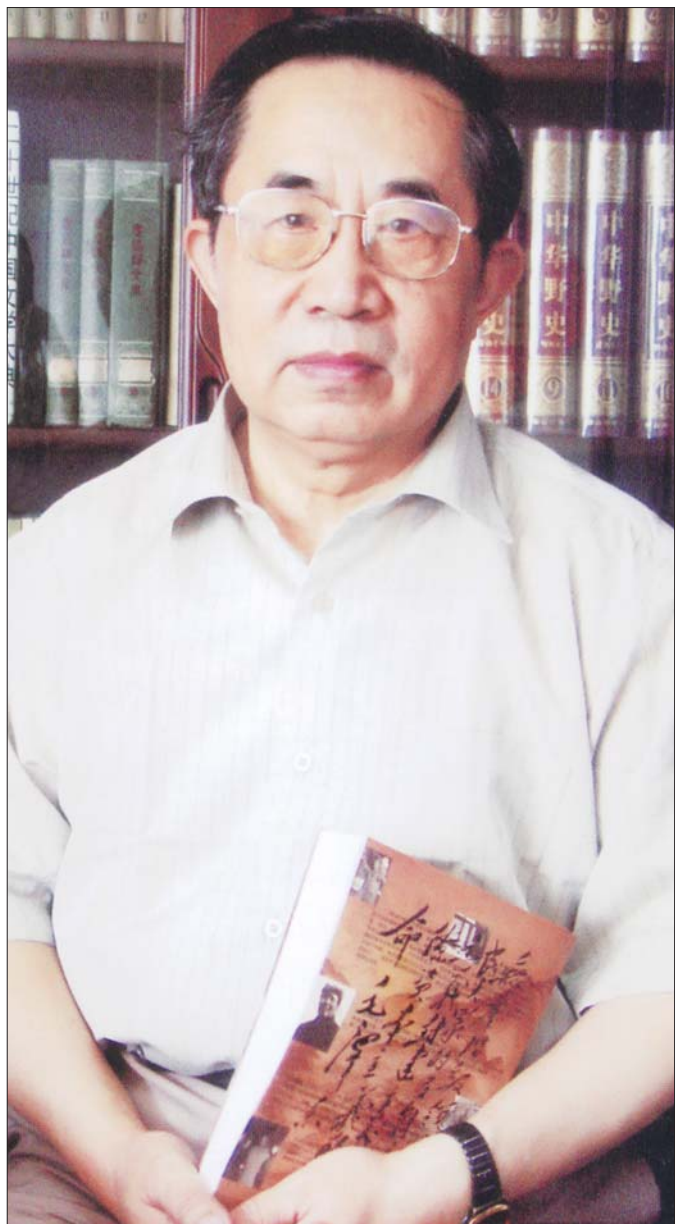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痛失“台柱”

著名学者朱德发12日逝世



“蓬莱文章建安骨，春风化雨师千古。”朱德发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他曾经的博士生套用了李白一首诗中的句子，表达了对这位出生于蓬莱的国家级教学名师的哀悼。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掖平告诉记者，“朱德发教授因病辞世的消息一经传开，全国各地高校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的唁电如雪片般飞来，纷纷表达对朱教授的敬意和哀悼。”

蓬莱文章建安骨 春风化雨师千古

——学界悼念朱德发先生

本报记者 倪自放

他的课总是爆满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魏建教授，三十余年间一直得到朱德发先生的培养。他说，提到朱德发，可能很多非业内人士并不熟悉，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朱德发绝对是权威，“朱德发先生领衔获得山东省属高校第一个文科博士点，对于山东省属高校文科的第一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第一个国家级重点学科的建设，他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李掖平教授则称朱德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领袖级人物”，“朱教授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思路严谨，研究方法灵活多元，学术成果丰硕，堪称一代楷模。”

得知朱德发先生逝世，著名文学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清华第一时间赶到济南。他说，朱德发先生的五四文学研究有全国性的重要影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重量级、有重要代表性、台柱式学者。”

作为朱德发的学生，张清华仍记得1980年在山东师大第一次听朱老师上课时的场景，“朱老师给我们讲课是带着讲稿的，但他进得

课堂来把讲稿一扔就开讲，口若悬河，语势滔滔，虽然他的胶东口音让我们听起来略有难度，但他讲述的内容新鲜，思想深邃，所以他的课总是爆满，不提前占座都挤不进教室。”

关心学生学术和生活

在朱德发的另一位弟子，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宗刚看来，朱德发老师最根本的身份还是一个教育家，“不仅仅因为他是国家级教学名师，也不仅仅因为他的学生堪称中国现代文学‘朱家军’，而是他回归教育本质，因材施教。”李宗刚说，朱德发老师总爱说一句话，那就是“每个学生都有两把刷子”，老师的责任就是找到学生的长处，为学生不断加油。

李宗刚说，朱德发是一个“终身导师”，“像朱老师这样的全国学术大家带的学生太多了，但他时时关注着几乎每个学生的动态，甚至会主动给学生打电话询问学术进展，关心生活。”

张清华是朱德发的硕士研究生，他仍然记得几年前与朱德发老师在济南泉城公园的一次漫步。他说，在生活上朱老师像慈父，“后来我留校任教，在山师北街的筒子楼里住过十年，朱老师上下班路过那里总要拐到我房间里看一

看，呼吁学校帮助解决我的住房问题。”

年过八旬仍在学术前沿

魏建教授告诉记者，虽然朱德发先生年过八旬，但学术思想一点都不保守，“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朱德发老师关于五四文学的研究一直在创新、突破，可以说，这三十多年来，朱德发老师在五四文学的研究上一直处在国内最前沿，就在今年三月份，他还发表了相关的学术文章。”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丽军说，朱德发常常对他们这些依然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的年轻人说，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国家重点学科，你们是“国家队”的人，要拿出“国家队”的水平。“虽然是八十多岁的人了，朱德发老师还经常督促我们要跟国际接轨。不仅仅是思想不刻板，他甚至比我们这些年轻人勤奋许多，编《现代中国文学通鉴》，他比我们交稿还早，叫我们很羞愧。”

张清华和张丽军均称，思想活跃的朱德发在人格上留给年轻学者的却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守望和坚持，“朱老师同我们谈论的话题，从来都是国家大事、学术前沿话题，从未与我们谈过他的个人利益，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是朱老师留给我们的遗产。”

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山东师范大学12日晚间发布讣告称，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原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朱德发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7月12日18时40分在济南逝世，享年85岁。朱德发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于7月16日13时在济南市殡仪馆举行。

对于朱德发先生的逝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时间发来的唁电表示，“朱德发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杰出研究者。”“他的去世，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大损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陈平原发给山东师大文学院的唁电，则称朱

德发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台柱之一”。

山东师范大学官网资料显示，朱德发先生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著名学者、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曾任山东师大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中文系副主任、山东省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潜心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是五四文学研究的杰出代表。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著述有《五四文学初探》《中国五四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现代中国文学通鉴》等。曾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等职。

宁可“回戏”栽面儿也不糊弄观众



日前，北京京剧院发布公告称，原定于2018年7月25日开始在长安大戏院演出新编京剧《郭琇洗堂》，因未能通过彩排验收而决定推迟演出，原定日期改为上演传统剧目。对北京京剧院这样一个全国京剧重点院团，做出如此“失信”之举，几乎从来没有过，但却是值得喝彩的行为。

公告不过是短短数百字，但在字里行间能够看出做出这个决定有多么不容易。在戏曲行里，讲究“戏比天大”，“回戏”(取消或推迟演出)的情况总是能避免就尽量避免，一般都是因为演员身体原因，不能保证演出质量才会不得已而取消。像梅兰芳这样敬业的演员，有时候嗓子不太好，宁可忍着去演也不回戏，以免失信于观众。像北京京剧院这样，一出新戏因未能通过验收而取消演出的情况实在是罕见。

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创排出

一部能够登上舞台演出的作品，后续不仅会增加很多工作量，而且会让人对剧院的创排能力有所怀疑，对剧院的品牌产生影响。为什么专家和领导对自己剧院的戏，不能高抬贵手让它验收通过呢？毕竟发出这样一个公告还是挺“栽面儿”的。

“栽面儿”归“栽面儿”，但想必北京京剧院的专家和领导还在算另一笔账。如果一部不合格的年度大戏搬上舞台，对剧院创作能力的影响那可是实打实的“石锤”啊。

北京人说话办事儿，讲究

“有里有面儿”。这台戏推迟演出“栽面儿”是一时的，“栽”的是这个戏的主创和负责人的“面儿”。然而，对待艺术创作的态度才是一个剧院的“里子”，没有一个好的“里子”，对剧院的影响才是长久的，栽的是整个剧院的长期的面儿，甚至是整个京剧行业的面儿。

剧院用一次栽面儿的行为，为行业做了一个良好的示范。我们创排新戏，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不是为了维护国家重点院团的面子，而是要用这一代人对京剧的领悟和体

会，让这门艺术能够更有活力地生存发展下去，而不是变成博物馆艺术。

大家都知道京剧行里规矩多，讲究多，好面子，但只有千锤百炼推出真正精品，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规矩，应该严守的面子。这个行业有好作品推动才能够繁荣下去，整个行业才会有面子，每一个从业者才会有面子。其实不只是京剧院团，文化艺术从业者都应该意识到，一次推迟的失信没有什么，不能创作出好作品还要硬推上市场，才是真正失信于民，自毁品牌。(牛春梅)